



都市原住民の子どもたちも自分のルーツを見つげられるように
Urban Aboriginal Children Seeking Their Roots
文・圖—黃雯絹（社團法人新北市樂窩社區服務協會社員）

讓都市原住民孩子也能找到自己的根

上課啦！「Nga'ay ho？」
下課！「Aray, singsi！」「Arayom！」

這是 新北市鶯歌區南靖部落和三峽區三鶯部落教室，每日開始和結束的問候。

1950年代花東阿美族人為了生計，從原鄉遷徙至都會。1980年代，第一、二代的族人在三鶯橋下形成聚落，歷經多次拆遷、聚散、安置、重建等過程，形成現在的隆恩埔國宅、南靖部落及新三鶯部落。樂窩在這裡與族人一起生活十多年，陪伴都市原住民的家庭找到生存發展的路徑，和許多孩子和照顧者走過困境、經歷難題，分享成長的喜怒哀樂。

在都市生根

在城市邊陲形成的部落，許多族人在此落地生根，阿公阿嬤說：「這裡就是我的家，我的部落！」如今他們在此開枝散葉第三、四代，許多孩子在這出生用阿美族的身分呼吸著，雖然沒有花東原鄉的山海和部落氣息，但長者依舊用族語交談，在菜園我們看得到豐富的野菜，冰箱裡也有各種山產和siraw（醃肉），假日有些人會帶孩子去北海岸捕魚，我們的部落教室常有族人分享山珍海味。都會區的部落匯集了不同族群和部落的文化，第一、二代的族人依舊用自己熟悉和擅長的方式生活，只是在都會生活和主流教育體制中沒有太多機會讓孩子體驗和學習我們的文化。

過去，我們發現孩子在成長中許多問題的根源，是缺少自信以致於很難有好的表現，特別當被別人歧視或排擠時不知如何去回應，所以有些孩子選擇用非行行為來反應自己的情緒和抵抗，然後又再次被師長、家長責罵否定，還有些孩子選擇忍耐、逃避和壓抑，或是不願意承認自己的身分。



成長後的尋根

但有些孩子到高中、大學後，特別是進到原住民社團中，會突然對自己好奇，開始尋根，自信漸漸提升，學得更多也做得更好，有種瞬間長大的魔幻感。但現實往往是許多都原孩子沒有機會走到文化啟蒙的階段，在國高中便離開了學校，有些孩子在家庭、學校和社區常發生衝突，甚至走上歧路。學校作為孩子成長中最重要的角色，都原的孩子常需面對校內的歧視，甚至為了融入，而跟著朋友一起嘲笑自己文化。

有時，還要面對家長對於自己能力的質疑，很多第一、二代都原的家長，在成長過程中所受的傷還沒獲得療癒，一味認為在都市成長的孩子應該要能跟上主流教育的腳步，而非回到自身文化優勢找到出路，終究還是複製自己的邊緣經驗在孩子身上。然而，無法獲得師長及家長認同的孩子，久而久之，他對自己的印象就是，「我就是一個很笨的孩子，沒有能力擁有自己的夢想。」

提供陪伴 共同成長

樂窩的文化陪伴一直在持續也在等待，

都會區的部落匯集了不同族群和部落的文化，第一、二代的族人依舊用自己熟悉和擅長的方式生活，只是在都會生活和主流教育體制中沒有太多機會讓孩子體驗和學習我們的文化。



部落教室日常，發聲、討論、行動、對話。

等孩子一個個有自信的長大，找到人生的方向，也一直在等迷路的孩子回來，把他們再次接住。

共同生活，就是重拾文化最好的方法！一直以來，樂窩所做的不僅是課業輔導和升學支持，因為都原孩子需要的是重新認識自己的文化，才有信心與力量去面對生活，才能一起互助、發揮所長，甚至肩負文化傳承的使命。

我們的部落教室，是族人一起打造的文化學習基地。過去，原住民族沒有文字記載生活倫理和知識，教育是透過經驗傳承和身體力行來實踐，在部落教室中，我們有廚房，像家人一起吃飯，打鬧中又互相扶持；我們喜歡和孩子圍坐開會，傾聽他們的想法，並要他們為自己的決定努力並負責；我



老人家常說，文化是用眼睛、身體和心去體會和傳承的，Ipin心裡的文化種子，在都市部落裡開始發芽，她的勇氣和自信會陪伴著一同成長。



熱原拳擊隊青少年回饋部落，教弟妹妹打拳擊。

一段時間，我們跟孩子的媽媽聊著女兒的成長，媽媽說，應該是她每年都會回去原鄉參加豐年祭，看到年齡階層的哥哥姊姊一起練舞和表演，所以她覺得也要照辦。老人家常說，文化是用眼睛、身體和心去體會和傳承的，Ipin心裡的文化種子在都市部落裡開始發芽，她的勇氣和自信會陪伴著一同成長。

這幾年我們慢慢看見了改變，有少數孩子很早就開啟追尋文化的心，到了高中原住民專班，遇到志同道合的同儕，心裡的傷口就慢慢地好了，開始產生自信，更有勇氣做夢。不過，孩子需要的是能夠理解他們的師長和同伴，陪伴他們面對問題、找到方法回應，所以有了熱原拳擊隊。

「謝謝老師陪著我們寫作業、陪我們玩，照顧我們，還帶我們去很多地方學習。」Kiko從小學四年級進到部落教室，那時她剛搬進部落，外向的她放學後常在部落閒晃，問她要不要來一起上課，她就一路跟著栽進現在的熱原拳擊隊裡。她升上國二後還是常到部落教室，我問她為什麼會想來這裡，她說：「因為知道大家都在。」學校的朋友是學習的同伴，部落教室裡的同學會互相幫忙、打鬧玩樂，像家人一樣。

們會進行部落服務，帶孩子關懷長者和參與活動；我們安排暑假文化課程，告訴都市的孩子們，同時刻在原鄉同年齡階層的孩子也是聚在一起學習和勞動；我們透過文化採集，紀錄族人的遷移和生活故事，在讓孩子聽見第一代移動的脈絡與來到都市生活的樣貌，無形中長者傳達的是面對生活該有的態度與堅忍。在部落教室的日常中，我們嘗試與族人一起重塑及創造都市部落的集體經驗，透過互助和共享讓孩子感受到部落的包容與歸屬。

像家人一樣

部落教室建立起都原孩子與長者一起生活的場域，建構出對自我族群身分的肯認。在今年10月的豐年祭，Ipin主動說：「老師，要豐年祭，那我們要跳舞！」所以在豐年祭前一兩週，功課寫完就到聚會所練舞，在這



2021年南靖部落豐年祭Ipin主領的少女舞蹈團。

採集長輩的生活故事

去年底我們做文化採集部落故事展演時，Kiko飾演女主角，把當年南靖部落Api'h阿嬤在家照顧女兒、等待在板橋海山煤礦場工作的老公回家、聽到礦坑爆炸衝到現場跪地痛哭的情節和情感演得十分真實，她說在那過程中感受到長輩們奮鬥的辛苦和無奈，覺得阿嬤很堅強。

這是部落教室裡的生命教育，用長者的故事來教導孩子生活倫理和處事哲學，也拉近世代間的情感。問Kiko國小時部落教室印象最深的是什麼？她說：「我們曾一起做繪本，我還放在書桌上，還有一起坐火車去部落旅行，老師帶我們學習族語、認識文化。」我們在2017年文化採集帶著孩子們記錄都市部落生活，將孩子的作品編成族語繪本，然後帶著孩子去舞台上用族語分享，練習表達也增長自信，讓都市部落也可以是文化學習的基地。

今年她選擇加入熱原拳擊隊，我們請她先和家人討論，要讓父母理解學習拳擊的用意和態度。我們也教孩子要有面對困難的勇

氣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孩子每一個步伐和決定，都由自己發聲，然後樂窩和家庭陪著一起去完成。

我問她為什麼會想加入？Kiko說，「從小一路跟著老師們，很喜歡大家，我相信好好練習拳擊，哲宇老師會帶著我到高中去，我想要好好努力。」孩子在樂窩的陪伴中看見希望，當她想要努力，我們一定默默在背後用力的陪伴。

做土地的主人

有近半的原住民族人口在都會區裡生活，我們不是過客，在都會區裡我們的文化依然要傳承和發展。每次談到都市部落拆遷議題時，南靖部落頭目常說：「不管今天在原鄉、在都市，我們都是這片土地的主人。」因著長者們堅定的文化傳承信念，樂窩希望能集結他們的智慧和經驗，建置都市部落學習基地，讓我們的族群文化能在主流教育體制中撐出更多空間來接住更多都原孩子，把他們種回部落學習，讓阿公阿嬤澆水灌溉，相信每個孩子都能長出自己的樣子。◆



黃雯絹

新北市鶯歌區人，1989年生，台東太麻里金崙部落媳婦。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社工組碩士生。大學跟著樂窩在隆恩埔國宅實習，畢業後加入金崙部落青年會，2017年回到樂窩服務都市部落，現任新北市樂窩社區服務協會社員。